

念“法轮大法好” 亲人起死回生

【明慧网】去年春天，老家老人给我打来电话，说婆家婶婶病危了，医院已发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叫我们赶快回去看最后一眼。我和丈夫立即动身来到医院，看到婶婶痛苦的样子，很是可怜，吸着氧气，插着管子，都好几天没吃没喝了。孩子们都抹着眼泪说：“嫂子你快看最后一眼吧，大夫说一拔输氧的管子就断气了！”

我走到婶婶床前，喊：婶婶你别走那么快，我来看你来了，你不会有事的，你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时她出乎意料地睁了一下眼，还用微弱的声音说：“什么呀？”她的舌头都僵硬了，打不了弯。我又重复了一遍，又把护身符放在她的头前，告诉周围的亲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后，我给家人留了点钱，买了一些必需品就回来了。

过了几天，家里人又打来了电话，还没有接听，我丈夫说：“肯定死了！”我说没事，就赶紧拿起了电话，电话里听到了她儿子的声音说：“嫂子，我妈出院了。能吃饭了，谢谢你给她勇气，救了她一命。”

我说，别谢我，是大法师父救了她，咱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三退保平安，灾难来了能保命。他赶紧说：“我退团退队，这一回我真相信你们大法弟子说的是真的。”◇



李洪志大师面向全人类 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

句句天機 千載難逢

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而惊醒

【明慧网】我在家中是最小的，成长过程顺风顺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重点院校，周围也都是生活比较幸福、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群体，因此过着安宁的日子。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我的生活变得不安宁了。我大姐是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信仰而遭到中共的多次迫害。我曾希望大姐别炼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眼看着自己吃亏，那不是傻了吗？可是，我从没劝过大姐“别炼了”，说不出口，因为我看到了大姐因学法轮功而变成无私无我的过程和身体的巨大变化。

大姐也是知识份子，家庭条件令家族中所有亲人羡慕，然而中共的迫害使三十多岁的她失去了一切。看着孑身一人却还乐呵呵的大姐，亲人们也无奈，因为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教人向善，是好的；中共的宣传都是假的，迫害是无理的、违法的。可是枪杆子在中共手里，老百姓又有什么办法呢？！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心也跟着天上地下地起伏了二十多年。因为大姐每次被迫害，我必在其中，至今我的电话号码都被中共人员掌握着，时不时地骚扰。从一开始盼望大姐“别被抓”到后来的“别被打死”，我的心不知流了多少血。然而，看着大姐我又能说什么？学

大法的人没有跟中共对着干，只是告诉人们“中共的大厦要倒了，退出中共组织就不会被‘砸’死”，这有错吗？

二零二零年大瘟疫降临了，我想这回中共该死了吧！可是死的很多都是老百姓，中共还是依然如故地在害人。一年又一年，我都有些麻木了：中共啥时候亡啊？我啥时候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啊……终于，江泽民死了，随后中共的高层人员也开始大量地死亡。

就在我高高兴兴地等着中共灭亡时，过年期间，大姐给我看了大法师父给全人类写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我立刻愣住了：啊，原来人类是这样的呀，滚滚红尘只为今朝幸遇法轮大法能得救，一切都是神安排的，当人真是太幸福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破了人类的谜，让我明白了人类身处何处？大姐的坚持是为了什么？大姐说二十多年前，师父就把一切告诉了大法弟子们，大法弟子所做的只为救人，与政治、政权无关。

现在，我盼望坏人们也来了解法轮功真相，从而变好，在大灾难中活下来。因为有人身实在是太幸运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

文 / 中国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小妹

甘肃省兰州市第一看守所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甘肃省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迫害是上大刑“背串”——将人双手背铐、双膝下跪、双脚戴脚镣，同时将脚镣和手铐用十公分长的八号铁丝串连在一起。这样，使人蹲不下，站不起来，只能跪着，手腕被坠得生疼，只能侧身肩着地，双脚尽量向后上提，生活不能自理。

兰州市西固区法轮功学员刘苑秋，二零一六年被十四队队长李鹏指示劳动队的人砸上“背串”，受酷刑折磨长达三十天，一直睡在地上。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袁秀英，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十三队队长李莉滥用职权、滥用刑具致伤，导致后脊椎出现挤压型骨折。

历经二十多年，罪恶仍在这里延续。兰州市第一看守所依然公然犯法，严重虐待被监管人员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截止二零二三年三月，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有九人。

部份被非法关押、遭受“背串”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

◎金怡均，女，兰州市七里河区法轮功学员。金怡均被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张琼莺、曹寰，非法将金怡均起诉到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主办法官金济勇。

二零二一年以来，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610”人员威胁金怡均写“三书”，放弃信仰，持续对她骚扰。并扬言如不写“三书”，将对金怡均采取强制措施。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七里河区小西湖派出所冯警察、社区巴娟娟等人到家中要带走金怡均。在金怡均的坚持下，派出所开了传唤证，将金怡均劫持到派出所，直接非法关到七里河拘留所。十月二日，劫往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十四队六号室非法关押。

刚到十四队六号室的时候，由

于金怡均不背监规，点名时不蹲，被罚站，白天黑夜站，晚上不让睡觉，罚站叫“东方红”，号室长告诉金怡均，如果金怡均坚持，不只是“东方红”，还会直接送到一号严管，天天让人打，让每个人打。号室长很多话不敢说，其实事情比号室长说的更严重。

为此，金怡均转向申请纸笔的方式，想用这种方式与队长沟通，只是金怡均一直拿不到纸笔，第一看守所知法犯法，直接剥夺了金怡均申诉的权利。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金怡均因点名时不蹲，被罚站，被号室长纵容在押人员殴打。点名队长看见金怡均被打时，听到打的是法轮功学员，就头也不回地走了。金怡均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换到七号室。七号的号室长就是之前一号的号室长侍建秀。队长让七号的号室长用她之前的手段迫害金怡均。金怡均被酷刑“背铐”串镣的过程中，队长们一中，队长们一直盯着监控，却无人制止。

戴镣的十五天里，二十四小时不让金怡均睡觉，不让低头，不让闭眼，揪头发，被踹。每个在押人员用自己的方式殴打金怡均，制止金怡均睡觉。在这十五天里，不让任何人帮金怡均，没办法接水。

有两次金怡均要求喝水，她们以金怡均过了食品柜给水时间，不给喝水；无奈金怡均想到厕所直接取冲厕所水，也不让。金怡均无法洗头，洗衣服，号室的人嫌金怡均脏、臭。金怡均在整个被酷刑“背铐”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折磨，这一切全是李鹏作为大队长所致。

◎张萍，女，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原甘肃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职工。二零二二年五月九日，在街上给民众讲真相时，遭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兰州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遭酷刑“背串”折磨。之后被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检察官赵新宇。二零二二年八月四

日，被非法起诉到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主办人马法官。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一日，张萍被非法关押到兰州市九洲第一看守所十一队（隔离队）。五月十六日晚上，张萍因炼功被十一队主管队长、指导员王燕等人非法上酷刑“背串”整整二十天，直到六月一日才解除“背串”。期间，每天给她一点水，不让别人帮助她解手等。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张萍被转到十三队。十三队的主管队长是朱美婷，协管指导员王燕，她们规定张萍必须出操，要她每天中午和晚上站着值两班四个小时，并有加重迫害值四个班的预谋。张萍被迫害得腿肿，而且队长们威胁她：还要用酷刑“背串”迫害。张萍现在被迫害得头发全白，身体非常瘦。

◎杨卉，女，四十多岁，上海浦东新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二二年六月，在去兰州出差途中，给身边的旅客讲真相被绑架。六月十二日，杨卉被绑架至兰州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因为炼功，杨卉在十一队被非法戴镣迫害。九月二十二日，所谓“案卷”已被移送到兰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承办人姓王。十月十七日左右，构陷杨卉的案卷已被送到兰州铁路运输法院。现杨卉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十四队五号。二零二三年二月初左右，因号室长不让上厕所，杨卉喊队长喊了好长时间，队长才来处理。

◎李亚，女，平凉市华亭县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九年五月，李亚被非法关押进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十三队，李亚因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去就被上大铐、抬进到十三队的，李亚被铐了七天七夜。李亚后因点名不蹲，又被戴镣三十天，臀部被磨破。李亚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两年多，被非法判刑四年半，后被非法关押到甘肃女子监狱。◇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